

道德玄經原旨

經名：道德玄經原旨。亦稱道德經原旨、老子原旨、玄經原旨。元杜道堅撰。四卷。前有黎立武、賧與材、牟巖、徐天祐等人序官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玄經原旨序

《老》《易》無二道。《易》有太極，聖經存而勿論，《易》首乾坤，後天之道也。效天法地，故儒道與天地同功。太易者，未見氣，道家以為大道之祖，無名天地之始，先天之道也。道法自然，故老聖得歸無之妙。噫，《道德》一經盡之矣。余惟至道不煩，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。一日，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，謂比識南谷杜先生，其論多與圖贊合，因得所著原旨，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，一讀莫逆于心。其曰玄之似無，而有又玄，似有而無，生物之天。由此大著，自然之天，隱然長存。曰太極中虛，谷神在焉。谷虛善應者心，神靜故靈者性。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，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。曰道之為物十其一，則太極。皆至論也。閉門造車，出戶合轍，信矣。其有人乃若此經，上下古今之故頓見，五千言問，則又為之推闡明備，益信其非空言。老君道邇太初之先，神游浩古之上，身歷有周之末，天下之變，何所不閱，用垂訓為千萬世，則是何仁義之說。世或病之，而未之思也。大抵道德，以無極太極言，仁義禮智信，以陰陽五行言，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，是為不仁，與六經育仁無異旨。有如上德上仁，失道失德，絕仁絕智等論。此則皇而帝，帝而王，道有升降，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為耳。《原旨》實契乎斯義，且謂為民司命，不知有仁之生，禮之長，義之成，惟智藏是尚，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，旨哉。嗟乎，天道之流行，世道之推移，往而不返者，勢也。變而通之存乎人，斯經所以作。其曰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，五常之信，五行之土，先天無極，太極之道，萬變不能易，所謂誠也。成性行因摭經之要旨，書卷末歸之。

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。

《道德》八十一章，註者三千餘家。南谷著《原旨》，首曰《玄經》之旨，本為君上告。又曰老聖作《玄經》，所以明皇道帝德也。大綱大領，開卷甚明。是經之在人間世，舒之彌六合，卷之入微塵，中固不可局一方。《原旨》能識其大者，則小者不能違也。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，懷其耿耿者，而未及吐是書之作，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，遂欲託之後世，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。南谷亦奇矣哉。

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。

偈仄塵埃中，胸次憤憤，對俗人譚益不樂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，論議超然

，有以開余意，相與登道場雲峰宿焉。夜參半，篝燈，出所為《老子原旨》示余，不寐幾徹曉。杜君博極群書，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，於某章曰：是堯、舜之事也。某章又曰：是禹、文王、武王之事也。其說以為老聰為柱下史，所職者史，而百篇之書亦史也，故以書求之，余驚異焉。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，千載不滿。河上公註《老子》，頗及吐納導引之類。其後孫登、陶弘景、松靈仙人、唐道士成玄英、張君相輩，亦皆註《老子》。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《老子》解《易》，人或非之，然其解《老子》，則初不及《易》。至蘇子由，直以是謂襲明，為釋氏之傳燈，《老子》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。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，參之以帝王之事，譬如披蒙昧，出幽深，明向正大，氣象頓殊，豈不甚題，或者曰此蓋為原道解也。嗚呼，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。夫道術久裂，人各私其私，競立門戶，甚至保殘護缺，以相非詆，莫肯曠能舍己求為真是之歸。杜君雖自號《原旨》，而不主一家，惟理是同，惟經是從，惟正是宗，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說，其用心蓋若此，可謂弘也矣。豈固與原道異哉。余固陋於《原旨》未深究，姑論其大意云爾。

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。

為老氏學者，率右老而左儒，列、莊二子，務尊其師，至詆訾堯、舜、孔子，用以相形。故儒者指為異教，孔、老之學遂岐而二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。彼其為道，超有以用，無集虛以化實，直欲易聖智仁義，以素樸世。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，夫豈知其矯也，而非真歟。故善用其意，則西漢以清靜治。不善循其邊，則西晉以清虛亡。豈必弛縱繩墨，異吾所謂道哉。南谷杜君之為是學也，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，獨援儒以明之。章研句析，而前後相蒙，不喜為破碎，引類比義，悉舉五三帝王、孔孟之道，傳諸其說，如五色隨物賦采，而調適以為絢也。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，而繹如成樂也。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，而卒合轍也。吾見其若一而已。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，則羲、農邃古之事也。其谷神之論祖黃帝，其尚無為類舜，貴不伐不矜類禹。諸微言眇旨，與六經合者，不可一二舉。觀於眾甫之會，謂孔、老不為一家，吾不信也。杜君以上士聞道，由微而妙，合異而同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，采儒之善者，非邪。始余弱冠官吳興，嘗泛奉溪，今老矣。一日，君往記介余友，示以所為《原旨》之書。余雖不盡究其義，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。覽者當自詳之。

粵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。

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，人民樂業，年六七十翁，嬉戲如小兒。太平盛際，猶可想見。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。漢固不足徵也。老氏之書，大要言無為不爭。此隆古帝王之事，雖湯、武猶難之。當周之衰，紫氣度關而西也。

感慨時變，述五千言，而後行其辭，隱其旨，深其望於當世也。厚書既傳，非無宗尚。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，神仙玄遠之說，不能相發，而返以相病，況註者以百數，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。南谷杜君《原旨》最後出，乃斷之曰：是吾師探古史而作，以述羲、軒、堯、舜之道者也。蓋老氏職藏室史，舊聞未遠，垂衣結繩之治，集然在目。文莫信於史，以古史徵之，而使人易信，實自今杜君始。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，合於堯之讓，視君略焉。抑固之志，九流析儒與道，道原於天聖，聖之所授受，夫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而專以是名家，果老氏意耶。向今用其說，粹然壹返乎。古孔氏之道，亦將有助矣。君出儒家，從老氏學，能不私所主，而折衷二者之間，賢哉。余雖愚昧，未究厥旨，異時計籌山中，分白雲半席地，質疑辨惑，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。

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。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

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

《經》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，欲以觀其妙。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羣物之祖，道天之祖。天不言道，何可言，可言非道歟。曰不可道，不可名，自然之天，常而不變。先天也。可道，可名，生物之天，變而不常。後天也。于以見天

地始，萬物母，微妙，有無，又玄眾妙，包括大造化之元，殆無餘矣。觀常無之妙，則見無名之始。觀無名之始，則見無極太極也。觀常有之繖，則見有名之母。觀有名之母，則見兩儀萬物也。此兩者本同乎始，出於母，而異其名。兩之又兩之，則見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也。生物之天，由此大著。自然之天，隱然長存。形而上，形而下，天此道，吾此道，不言之言，無名之名，已不勝眾奚假多言哉。天不言，聖人亦欲無言，惜哉。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，至言不出俗言勝也。是以聖人不言，終不容於不言。當時玄聖西遊，關令尹喜，知其大道將隱，強為著書，不得已而言曰：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關尹子曰：道，不可道，不可道，即道正。為此道解也。天地定位其間，二氣復合為一，是謂沖和。沖和具太極之體，為生化之根。三才立而人道興焉。《書》曰：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自常無以上言天道，以下言人道，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，未有不入聖人之域者也。《陰符經》曰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常無先天也，觀妙則見固有之吾在。常有後天也，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。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，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。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，吾心之動靜，曾不外乎此道也。

此兩者同出一道，而異其名。同，同此道也。玄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玄之似無而有，又玄似有而無，眾妙萬物也。門有出入之義，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，身具天地，心具太極，知而未嘗生，未嘗死也。於戲，聖人之心，天地之心，觀天地之朝暉暮靄，變化靡常，而太虛自若，則知聖人曰應萬機，其心寂然，而天性自若也。吾嘗曰：天地大吾身，吾身小天地，若堯之蕩蕩乎。民無能名焉者，可

謂有道聖人也已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聲音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獨立不偶，一有對待則物也。物形物，美惡善否生焉。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堯有大善而不知，則亦何惡，何不善之有。一有自矜自伐，欲人知己之心，則美反為惡，善斯不善矣。況欲天下皆知乎。古人有善，惟恐人知。今人有善，恐人不知。薄亦甚矣。《玄經》之旨，本為君上告。君上天下之師長也。上有所好，下必從之。《書》曰：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。噫，非影動形，形動影也。非谷動聲，聲動谷也。可不慎諸。故有無、難易、長短、高下、聲音、前後，斯六者相生相成，相形相傾，相和相隨，皆有對待，理所必然。是以聖人事處無為，教行不

言。無為非不為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不言非不言也，無法令告戒之煩也。任民物之自作、自生、自為而不辭、不有、不恃，所以能成生物之功。功成復不自居其功，是以功不我去。一或不然，功其去矣。《經》凡稱聖人者，自玄古之君，至堯而止舜。而下則稱王，稱公侯，稱善人君子大丈夫，德有隆殺，義存褒貶，學者當具古人眼目，向周季以前觀之。

《經》曰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，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《原旨》曰：老聖作《玄經》，所以明皇道帝德也。天下之大，事物之眾，可有於天下，不可有於我。上之人，一以我之賢於人者，自尚。貨之難得者，自貴。心之可欲者，自見。則下之人，亦將以是三者，為心必爭，必盜，必亂。惟其我之不欲，故雖賞之不竊也。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，必先虛吾之心，不為事室，實吾之腹，不使邪入，弱吾之志，不與物競，強吾之骨，不以力敵。常使民無越分之知，僭上之欲。雖有智如龍伯大人，六鼈可釣，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為，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。夫玄古之君天下也，為無所為，故

無所不治矣。

《經》曰：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《原旨》曰：官天地府萬物者，心也。心者，道之樞，人莫不有是心，心莫不有是道。惟其沖虛妙用，淵靜有容，故能包裹六極，不見其盈。知周萬物，不離其宗。一睽此道為物，所奪則茅塞之矣。當應事接物之頃，又先正其在我者，則彼者自不能亂。微覺紛銳撓中，便當挫解。淨盡自然，可以和同光塵，相安無事。夫如是，則吾之沖虛妙用，靈明洞徹，潛吾方寸，湛兮若存矣。以為吾則不知為誰氏之子，以為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，在焉自非清明，在躬志氣如神者，孰能知此。

《經》曰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職司覆，地職司載，聖職司教化。俾萬物百姓，各遂其生，成而不以為七，仁其至矣。不以為

仁，故無責報之心，況之芻狗，故無棄物之意。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為狗，以奠神明。方其祭也，雖芻狗之微必設，及其已陳，雖文繡之貴必撤。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。理當而已。矧萬物百姓，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，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，待之當何如耶。觀乎天地之間，如橐籥然。虛而有容，故能不屈，動不失中，故能愈出。夫天籟之吹萬不同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耶。聖人之於百姓亦然，一或舉事多言，教令煩數，數則窮矣。當視天地棄籥，虛心體道，允執厥中，此堯之所以恭默無為，一視同七，而天下治也。

《經》曰：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《原旨》曰：谷神，太極也。太極中虛，谷神在焉。天此谷神，人此谷神，其為谷也。玄同陰陽，包涵造化，神則妙萬物而為言也。惟其不死，故能生化無窮，玄牝陰陽也。門則乾坤其易之門，根則萬化之所由生。綿綿若存，今古不息也。用之不勤，出乎自然也。此承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，吾心太極，吾身天地之道，與造化者同流，而未嘗生、未嘗死也。蓋谷虛善應，以況吾心。神靜故靈，以喻吾性。觀寂然之中，而有感通之妙，乃見不死。然神非氣不生，氣非神不靈。言神則氣在焉。神氣混融，乃見玄牝。玄根于天，有父之德，神之元也。牝根于地，有母之德，氣之元也。玄牝，吾身之天地乎。門則神氣朝元，交往之所若有乎。入入出出，而莫見其門，吾身之闔闢可見。根則神氣歸元，混融之地若有乎。生生化化，而莫見其根，吾身之太極可見。觀若

存於綿綿之中，而有不勤之用。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，當時修道養壽之要，盡於此矣。《列子》中亦有此章，然不言出於老子，而言黃帝。《書》曰：則知老子五千文，引用《墳》《典》古語為多。如《經》中凡稱是以聖人，稱古之所謂，稱建言有之，稱故聖人云，稱用兵有言，是皆明露申迷古聖遺言。故孔子迷而不作，竊有比焉。惟信而好古者，可與言此道。

《經》曰：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

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之長，地之久，蔑以加矣。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何道而政哉。天地之心，與物為一，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為生，故物無害者，乃得長生。如此是以聖人觀道執行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，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，內此道而外吾身，然則後之而不免先者，人推之也。外之而不免存者，物無傷也。身乃吾之至親，而以之自後自外，本無私焉。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，私自成矣。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。以其無私，故能成其私爾，私己也。聖人官天地府萬物，未嘗獨私其生。惟不自生，故生意長在。

《經》曰：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，善地。心，善淵。與，善仁。言，善信。政，善治。事，善能。動，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《原旨》曰：上善，至善也。水性至善。上善之人，其性謙下，有水之德。禹作司空，當是時也，已得水性之善，故能盡水之性，而成平水之功。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。此無他，行其所無事而已。孟氏言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，蓋有由也。水利物不爭，處眾所惡，故近於道。水之善眾矣。《經》舉其七，餘可類推。安其所處，居善地也。澄澔不撓，心善淵也。澤物無私，與善七也。潤下不易，言善信也。柔以勝強，政善治也。載重浮輕，事善能也。消長不失，動善時也。人能師水之德，處己以善，與物無爭，則亦何尤之有。舜、禹授受之際，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，莫與爭。能爭功者，惟禹賢也。

《經》曰：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《原旨》曰：謙益滿損，剛折柔存，天理之必至。故知盈貴自抑，銳當亟挫，明哲保身之道也。使持盈而不知戒，揣銳而不善藏，器滿必傾，鋒

利則折，其不可長保明矣。金玉滿堂，誰其能守。富貴驕人，自遺其咎。世之據高位，佩重印，驕奢淫佚，莫知止足，一旦鼎折鍊覆，莫保要領，俱不得正命。曾不如箕山一瓢，五湖一舟之為得也。乃知功不在大，知止者成。名不在高，知足者遂。世之超出利網，脫去名韁，身退急流，自全天道者，幾何

人哉。功成身退，天之道，惟堯、舜得之。

《經》曰：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。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。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。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《原旨》曰：知脩身然後知治國，身猶國也。百骸猶眾民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。人之生也，身載營魄，合而一之，抱之能無離乎，不離則一矣。氣為百骸之主，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。如嬰兒則柔矣。玄不可覽，滌除所見，能無疵乎。無疵則玄矣。愛民治國，貴保以安，能無為乎。無為則安矣。天門開闔，貴守以靜，能為雌乎。雌則靜矣。明白四達，貴無所窒，能無知乎。無知則不窒矣。人能體此六能，脩身治國，生之以道，畜之以德，物我各遂其自然，生之，為之，長之，而不有，不恃，不宰，此陶唐氏之民，所以不識不知，帝力何有，是之謂玄德。

《經》曰：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觀象制器，利用天下，蓋有取焉。動圓靜方，天地之象。其中空虛，天地之用。氣而日月星辰，形而山川草木。有在無中，無在有中，無不容也。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，輪圓象天，輿方象地，車之有也。其中空虛，車之無也。當其無，中有車之用。觀其轂虛能轉，

輿空能載，則知有形為無形之利，無形為有形之用，妙在其中矣。《經》言車輻轂，不言輪輿軾轍者，言車則全體在焉。埴埴為器，鑿戶牖為室，其道亦然。道言有無，易言動靜，一也。明道之無，則見易之靜。明易之動，則見道之有。有無之義，動靜之機，大矣哉。

《經》曰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在上，為民師表，天下取法焉。上之所好，下必從之，猶風雲之於龍虎，水火之於濕燥，不待召而應也。故凡虛華不實，害於民生者，去而弗取。知五色炫耀盲人之目，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。知五音嘈雜聾人之耳，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。知五味肥醜爽人之口，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。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，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。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。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真性，無益民生，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。是以聖人為腹之實，不為目之華，故去彼取此，而躬行儉約，為民之勸，將使天下自化，人各自足，無外好之奪，天下治矣。

《經》曰：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，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

身，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，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貴身以道，眾人貴身以名，大有徑庭矣。貴身以道，無為也。貴身以名，無不為己。寵辱若驚，有寵斯有辱，可不驚乎。貴大患若身，貴身貴名，其患均矣。何謂寵辱，寵為下，名斯可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患得患失，兩若可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有身著物也。著物則不免於名累。無身忘物也。忘物則名累脫矣。此蓋為眾人貴身以名者言也。聖人貴身以道，何息之有。知名不足貴，則見身貴。知身不足貴，則見道貴。見道貴則吾何患焉。韓魏爭地，子華子說昭僖侯，以廢兩臂，而與天下。僖侯不諾，是兩臂重於天下也。身亦重於兩臂，道更重於身矣。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，必能以貴身為天下，貴若可任天下之寄。以愛身為天下，愛若可任天下之託。貴言其位，愛言其德，貴位故可寄，愛德故可託。然知位可去，德不可去，則寵辱者輕，吾何患焉。

《經》曰：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復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《原旨》曰：人不可以不知道，道不可以不知古。古必有始，始必有物焉。天下之物眾矣。何物非道，何道非物，不可得而名也。求之以視，以聽，以搏，夷而不可見，希而不可聞，微而不可得，則又詰之以言，而不可致，故復混而為一。觀其上而不皦，觀其下而不昧，繩繩兮不可以名，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惚惚恍恍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于以見無物非道，無道非物，道之為道也。如此，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，以御今之妙有之形，不惟獨善吾身，亦可以紀綱天下，同歸於道，孰肯物為事哉。

《經》曰：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探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《原旨》曰：古之善為士者，抱道安常，隱德自修，與世波流，不自滿假，自得微妙玄通之理，眾人固不識也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如下文七若，皆中立不倚，和而不流之義。豫兮若冬涉川，不躁進也。猶兮若畏四鄰，不妄動也。儼若客，不放肆也。渙若冰將釋，無凝滯也。敦兮其若樸，不雕琢也。曠兮其若谷，無窒得也。渾兮其若濁，無矯暴也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。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。人道之治亂安危，猶天道之盈虛消息，動極則靜，靜極則動，使屈原而知此道，則忠而不必沈。伯夷而知此道，則清而不必餓。故曰

：保此道者不欲盈，無必遂己之心。惟無必遂己之心，故能弊不新成。言守常無大變易也。老聖歷商、周二代，三度散關，四入史館，優游九百餘年，而晚適流沙，莫知所終，所以為善也。

《經》曰：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歿身不殆。

《原旨》曰：萬物之先有天地，天地之先有太極，太極之先至虛至靜，有一未形者在此，其為天地之根也。然不曰致太極而曰政虛極者，虛極即無極也。當虛極靜篤之初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，則天地之心見矣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由此觀之，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，可以知其常明也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，去道遠矣。知常容，靜而虛也。容乃公，虛而大也。公乃王，大而天下歸往也。王乃天，人法天也。天乃道，天法道也。道乃久，道法自然也。投身不殆，則吾之太極之先，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，在其不殆也明矣。

《經》曰：太上，下知有之。其次，親之，譽之。其次，畏之，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太古之世，巢居穴處，無賦歛征役之為，無禮樂刑法之事，無典模訓誥之言，下知上之有君，上知下之有民，熙熙自然無為而已。其次，三皇既作一畫，既陳書契，罔罟耜舟車，以教天下，天下始有為矣。民蒙其利，天下親之。其次，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。民獲其安，天下譽之。其次，啟攻有扈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干戈斯張，天下畏之。其次，昭王南征，夷王下堂，平王東遷，請隧問鼎，天下侮之。此無他，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，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。如唐堯之治，不識不知，而民無能名者，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。太上立德。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弗獲己也。噫，由太古至於五伯，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，凡數言而不言一古人名字，包括幾千百世，隱然可推，可謂玄也已矣。吾是以知為無名古史也。關子亦云堯、舜、禹、湯之治天下，天下皆曰自然。

《經》曰：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《原旨》曰：三皇出而大道廢，廢朴散之始也。五帝# 1 作而有仁義。三王興而智慧出，五伯起而有太偽。此承前章餘旨發明。皇道帝德，王伯智偽，世德下衰，益降益薄，而忠孝所由彰也。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。噫，玄古以下，吾不得而考也。如陶唐之世，比屋可封，孰為忠臣，孰為孝子者哉。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，傲象之弟，觀其浚井完廩，象日以殺舜為事

，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嫌，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，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。非桀殘虐，則龍逢不殺。非紂淫亂，則比干不以諫死，何以見諸臣之忠乎。故親和則孝之名隱，而孝未嘗不在也。世治則忠之名晦，而忠未嘗不在也。嗚呼，忠孝彰彰於天下，則仁義失而詐偽起，其去皇風益遠矣。

《經》曰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智仁義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其可絕棄乎。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。民利孝慈，盜賊之所由生，使知文華可削，素樸可復。凡假聖智以驚愚俗，假七義以舞干戈，假巧利以啟盜賊者，則絕而棄之。使民安其居，地利百倍，家足其用，民復孝慈，盜賊何有哉。蓋三代之季世，道不古原，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，不過竊先王之法言，飾辭以欺當世，如田恒弑其君而有齊國，非盜而何。故曰：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者。當上推帝皇，思復古道，外見純素，內包淳樸，正己于上，以勸其下，借曰不能無私無欲，庶幾少私寡欲，不為盜賊之行矣。民利既足，孝慈可復也。

《經》曰：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怕兮，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純純兮，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兮若海，寂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于母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之道，自得之學也。世俗之道，外得之學也。聖人不務外得，故曰：絕學無憂。然則唯阿善惡，相去知幾何哉。人之所畏，指後之眾人俗人者而言也。故不可不畏眾人俗人。熙熙有餘，昭昭察察，皆有以為矣。何尚荒兮其未央哉。享太牢，登春臺，外得可知也。我獨怕兮，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，若無所歸，而我獨若遺，我愚人之心也哉。純純兮，我獨若昏，我獨悶悶，忽兮若海，寂兮似無所止。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于母。母，道也。求在我者也。豈非自得者乎。得其自得，則不務外得，俗學可絕，吾無憂矣。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竟

1 原作『常』，據文義，當作『帝』。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

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

《經》曰：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，惚兮恍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

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。以此。

《原旨》曰：孔，大也。德，得也。得於吾心之謂德。容，量也。吾有大德，宇量斯寬，惟道是從，靡不容也。眾甫可閱矣。然則道之為物，何如也哉。唯恍唯惚而已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，似無而有也。恍兮惚，其中有物，似有而無也。窈兮冥，其中有精，得於吾心者也。其精甚真，吾所固有也。其中有信，誠其在我，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，所謂強名之曰道者，今猶古也。眾甫天地之大，萬物之眾，以此而閱備於我矣。然則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。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，此可知也。

《經》曰：曲則全、枉則直，湟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，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。不自是，故彰。不自伐，故有功。不自矜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誠全而歸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曲能有誠，誠則全矣。聖人所以抱一，為天下式者，誠也。誠能自守其枉，久將自直。自守其湟，久將自盈。自守其敝，久將自新。自守其少，久將自得。一或不誠，以多為得，則惑也，惑則不得也。是以聖人不自見，故明。不自是，故彰。不自伐，故有功。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能守前之六，則後之四不而不與物爭。故天下莫能興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吾能抱我之一者，而為天下式。則誠全而歸之。

《經》曰：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，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。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《原旨》曰：希言自然，不言之言，無為之為，至誠無息之道也。一以言為，為心則信不足，有不信，誠斯息矣。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。道之得失，在乎誠不誠之分。誠則得，不誠則失也。飄風驟雨，傷及萬物，必致僵仆，曾不能終一朝夕，自不能容，非至誠之道也。然則孰為此者哉，天地也。天地之有飄風驟雨，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。國家之有苛政虐令，傷及百姓，必致困窮，亦將有所不能自容，豈至誠之道也哉。誠則不為苛虐矣。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，惟上之從。上從道者，下同於道。上從德者，下同於德。上從失者，下同於失。以是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伺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，可不審諸。觀《中庸》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。‘惟天下至誠，為能化自曲誠，六變而後化，固不易也。君子之居祿位，握政令，而化天下，至誠之道，其可息乎。

《經》曰：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

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：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《原旨》曰：跋者不立。宦途之於世路，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。人馳驚功名，一有躁進之心，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，由身處低下，物置高遠，心欲急得，跂仰而求，不惟物不可致，而足亦不能自立也。跨者不行。欲速進而大跨，未有能行者矣。蓋由心不知道，物欲所牽，過望功名，曾不知分彼心，必有不容自己之惑，不顛厭不已也，豈不大可哀耶。故曰：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六者之在道也，譬猶殘餘之食，贅洗之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《經》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返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《原旨》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天地之先，無物也。而曰有物混成，是何物耶。天地之先，有五太。列子止言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，而不言太極。又言氣形質具，而未相離。故曰渾淪。渾淪者，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，非太極乎。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，是知有物混成非物也，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。吾嘗曰：未有吾身，先有天地。未有天地，先有吾心。吾心此道也，豈惟吾哉。人莫不有是心，心莫不有是道，知此謂之知道，得此謂之得道。然則道何自而知，何從而得哉。吾將欲言，而忘其所欲言也。余嘗於酒掃之暇，隱几神進，適仰先天混成之道，寂寥無朕獨立周行，化化生生，今古不忒，是宜可為天下母也。老聖謙辭，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勵奮語。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，演至此而漏泄春風，有不容闕者矣。大曰逝，逝，往也。逝曰遠，遠而無所至極也。遠曰返，返，復也。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。此道之盈虛消息，如環無端。先乎天地，莫知其始。後乎天地，莫見其終。故以道觀天地，則見道大。以天地觀帝王，則見天地大。以帝王觀人民，則見帝王大。雖然究其端倪，四者之大，莫不均囿大虛之域法則也。人能仰觀俯察，近取遠求，由地而知天，知道，知自然，取以為法，內而正心誠意，外而脩齊治平，以至功成身退，入聖超凡，投身不殆，是則可與此道伺久也，已噫焉。得知自然者，而與之言哉。惟知自然者，則可與言道也。王亦大，一作人，言王則人在焉。今從王，尊君也。

《經》曰：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曰行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下之理，重能制輕，靜能制躁，自然之道也。曰重，曰靜，根本也。君主也。曰輕，曰躁，枝葉也。臣民也。根者重則枝葉茂，君者靜

則臣民安。吾計其天下之必歸往，四海之必清平矣。是以君子終曰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君子士之知道者也。惟君子而知此道，故行不離輜重，燕處則超然，見其行不失重，居不失靜也。奈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，嘆三代之昏主，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，而能守重靜者也。若桀、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。伊尹五就而不能用，微子抱祭器而歸周，輕則失臣也。禹、湯建久長之業，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，躁則失君也。有國有家者，可不戒哉。

《經》曰：善行，無轍迹。善言，無瑕謫。善計，不用籌策。善閉，無關鍵而不可開。善結，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《原旨》曰：善有慈柔之善，有至當之善，人能達夫至當之善，則無所不當，無所不善矣。善行、善言、善計、善閉、善結，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。無轍迹，無瑕謫，不用籌策，

無關鍵而不可開，無繩約而不可解，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。是以聖人救人救物，常以吾善，故不棄於人物矣。是謂襲明。襲明者，行其所至，當不為其所不當也。故善人者，則可以為不善人之師也。不善人者，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。師本以善教人者也。一有以教人為師，我之心則不貴矣。故· 孟子息為人師，資本以善用人者也。一有以用人為資，我之心則失愛矣。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，是以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也。不以人之師，我者為貴。不以人之資，我者為愛。以世俗觀之，雖若知之大迷。以道觀之，是謂要妙也。

《經》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武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《原旨》曰：嬰兒，吾身之妙體。無極，天地萬物之妙體。樸，道之妙體也。知吾身之妙體，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，故能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喻海也。海無不容，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，復歸於嬰兒也。知天地萬物之妙體，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，故能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喻抱一也。一能合眾，乃見吾之常德不差武於天地萬物之妙體，復歸於無極也。知道之妙體，則守辱而無貪榮之心，守辱，守低下也。故能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喻習坎淵深，是為無底之谷。一陽初動，元氣之根在焉。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，而復歸於樸也。樸散則形而下之器，有天下神器者，在聖人用之，則為官之長，故能大制天下，不致有傷割之損。

《經》曰：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

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煦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居寶位而長天下，猶大海之轄百川，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。一有取之之心，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絕，海之竭可立而待也。居寶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，而為之聚斂者，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絕朝宗歸往者乎。吾見其不得已明矣。天下神器，乃帝王之寶位。民生係焉。不可以智為，不可以力執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矣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煦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所謂物者，即前所謂神器也。乃天下之所共賴，不可視為己物。隨行，遷徙也。煦吹，譽毀也。強羸，盛衰也。載隳，安危也。或之云者天道靡常，民若可畏。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，而去其甚。知盛必有衰，而去其奢。知譽必有毀，而去其泰。

《經》曰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《原旨》甲：人主之有天下，以其有土地之故。有土地，斯有社稷。有社稷，斯有人民。社稷人民，天下之神器也。上章以之勸人主以道，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。於戲，老聖之用心至矣。乃至不志天下，此其所以為百世師也。天道好生惡殺，虧盈益謙，貴慈柔不貴強梁，慈柔則生，強梁則死，理之所必至。故君子不得已而為。天下蒼生一出鈴以道，為人主佐，保社稷安人民，次不以兵強天下，為社稷傾人民毒也。況兵無常勝，其事好還，敗亦隨之，可不戒乎。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，肆行不恤，黷武食功，謀動干戈於邦內以土地，故糜爛其民以戰，民不堪命，不死於兵，則避而去之。兵強之禍，天下如此。師之所處，畊耨既廢，荊棘生焉。興師百里，百里之害。興師千里，千里之害。大軍既興之後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凶矣。豈人臣之善道哉。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，則宜審所取合也。觀孔子以俎豆對靈公之問陳，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。答子貢之問政，則知兵乃可去。噫嘻，孔聖憂天下之心，又何異於老聖乎。果而勿矜，勿伐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言天理之所在，如吾之所說者，是皆知其必不得已，而須如此行，方是果而勿強之道也。物壯則老，人臣位極，身不知退，尚以舞兵弄權為事，極則危矣。是之謂不知道，不道早已，而況弓藏犬烹，只足以自速其顛躓也。尚何望佐人主而政國治而天下平乎。聞之者足以戒。

《經》曰：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

事尚右，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弧矢威天下，其來久矣。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，古已不少，兵可不慎乎。兵者，殺人之器。而曰佳兵，必有樂殺人者矣。不祥之器，凶器也。前言神器，此言凶器，或以神，或以凶，則物或惡之，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。故有道者不處。此承上章餘旨，為人臣好用兵者戒也。當天下無事之時，君子在位貴在于左，及其有事用兵之際，貴在右矣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當必以恬淡為上。恬淡云者王者之師，志在撫民，不事俘誡，而無詭譎之心，故雖勝而不以為美。若以為美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如楚子玉之於城濮，晉先穀之於邲，皆主用兵而好戰者，終不可以得志。孟子告梁襄王曰：不嗜殺人者，能一之。又曰：天下莫不與也，安有以殺人為樂，而能得志於天下者哉。左尊位，右卑位，吉事尚左，為可喜也。凶事尚右，為可哀也。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，故處左，居以尊位。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，故處右，居以卑位。正謂凶不可尚也。噫，當受命于將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。於斯時也，君之心當何如哉，危矣。故又以偏將軍處左，防危之心可見也。上將軍處右，不祥之名可見也。言以喪禮處之，凶事可見也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，以喪禮處之，是豈忍為也哉。非敵國侵我，下有弗靖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弗舉也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。

《經》曰：道常無名。樸，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。天莫之令，而自均。始制有名。名亦既有，天亦將知止，知止，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常無名，無名故尊。樸本無形，無形故大。惟尊大而不處尊大，故雖小，天下莫敢臣。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，無形之大，守而勿失，當不待誕告萬方，而民物之眾將自賓服矣。蓋王侯之於萬民，天地之於萬物，此感彼應，同乎一理。觀天地絪縕，陰陽相合，以降甘露，無非中和所致。夫莫之令而自均，當知物初分靈布氣，資始資生，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為也。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，一物一理，名亦既有，功成事遂，天亦將知止，身退之道也。古之人有得之者，上為皇而下為王，謂不知道，不道早已，而況弓藏犬烹，只足以自速其顛躄也。尚何望佐人主而政國治而天下平乎。聞之者足以戒。

《經》曰：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

事尚右，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弧矢威天下，其來久矣。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，古已不少，兵可不慎乎。兵者，殺人之器。而曰佳兵，必有樂殺人者矣。不祥之器，凶器也。前言神器，此言凶器，或以神，或以凶，則物或惡之，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。故有道者不處。此承上章餘旨，為人臣好用兵者戒也。當天下無事之時，君子在位貴在于左，及其有事用兵之際，貴在右矣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當必以恬淡為上。恬淡云者王者之師，志在撫民，不事俘誡，而無詭譎之心，故雖勝而不以為美。若以為美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如楚子玉之於城濮，晉先穀之於邲，皆主用兵而好戰者，終不可以得志。孟子告梁襄王曰：不嗜殺人者，能一之。又曰：天下莫不與也，安有以殺人為樂，而能得志於天下者哉。左尊位，右卑位，吉事尚左，為可喜也。凶事尚右，為可哀也。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，故處左，居以尊位。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，故處右，居以卑位。正謂凶不可尚也。噫，當受命于將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。於斯時也，君之心當何如哉，危矣。故又以偏將軍處左，防危之心可見也。上將軍處右，不祥之名可見也。言以喪禮處之，凶事可見也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，以喪禮處之，是豈忍為也哉。非敵國侵我，下有弗靖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弗舉也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。

《經》曰：道常無名。樸，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。天莫之令，而自均。始制有名。名亦既有，天亦將知止，知止，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常無名，無名故尊。樸本無形，無形故大。惟尊大而不處尊大，故雖小，天下莫敢臣。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，無形之大，守而勿失，當不待誕告萬方，而民物之眾將自賓服矣。蓋王侯之於萬民，天地之於萬物，此感彼應，同乎一理。觀天地絪縕，陰陽相合，以降甘露，無非中和所致。夫莫之令而自均，當知物初分靈布氣，資始資生，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為也。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，一物一理，名亦既有，功成事遂，天亦將知止，身退之道也。古之人有得之者，上為皇而下為王，伏羲、文王也。伏羲得之而為皇，作先天六畫，乾南坤北，天地定位，始制有名，皇道興焉。迨文王得之王，道大成名亦既有也。而作後天八卦，乾退西北，坤退西南，天亦將知止矣。知止所以不殆。退得其時，又何危焉。皇王之風，於焉可見。聖人隳括天地，發明道樸，為侯王者，告曲譬妙，理可謂殆盡。猶恐後世未喻其旨，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，曰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

章。

《經》曰：知人者知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《原旨》曰：人死生亦大矣。究其所以，明而為人，幽而為鬼神，明則復為人，無古今無智愚一也。然則有生之曰，窮通得失，輪雲翻覆，情隨事遷，相與俯仰一世，如造物之晦明變化，舒慘靡常，一日萬狀，使無道以處之，寧無造次顛沛者哉。故必先知己知彼，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，為人之道，而知生知死者也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知之云者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，非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，知其心而已。知人之心，則事無責備不其智乎。知己之心，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。勝人者有力，人欲熾也。自勝者強，天理明也。知足者富，內口實也，強行者有志，體剛健也。不失其所者，久得其中庸也。死而不亡者，壽全體而歸也。夫人之出處安常，脩短隨化，不惟有可久之德，可大之業，以壽斯世，彼明而為人，幽則為鬼神者，儼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，真有不亡者在。

《經》曰：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。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愛養百姓，不以功名自大，體道故也。天下載之而不重，樂推而不默，雖不欲大，不可也。大道汎兮，無往不在，其可左右。隨其所之，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物得以生，曾無辭謝。功成不名有，成所當成，何功之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，生所當生，愛養必至烏可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。謙德至矣。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無歸物之心，物自歸之。無大物之心，物自大之。道之為道也。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為心，愛養萬民，雖有大功大德，終不自以為大，故天下歸之，自能成其大也。吾終此章，隱几默味，游心上古，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鹿，大樸淳風，熙熙猶在也。

《經》曰：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大無外，聖人則而象之，以長天下。四夷八蠻，兼愛並養，物無不均，故天下歸往焉。往而不害，來則安之，安則平，平則泰矣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黃帝是也。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。然則奚為治哉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干戈之於叛寇，猶樂餌之於過客。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，過則止也。當蚩尤之亂必誅，干戈斯作。炎帝之歸必宥，兵斯可偃。兵不可常樂，亦不可常以禮，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。泰至則多奇樂，凡事亦然。始乎諒，常卒乎鄙。其始也，又簡。其畢也。必巨。兵其可不知戒乎。

道之為言，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，非樂餌比也，如大象焉。象無形，故視之不足見。象無聲，故聽之不足聞。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。

《經》曰：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《原旨》曰：晝夜明晦，人物盛衰，今古之不停者，以其有大造化，流行于宇宙之間。物有不可得而逃之，如春將溫，冬必寒，秋將涼，夏必熱，迭運不易，自然之理也。造化何心哉。是故寒暑相推，而歲功成焉。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，闔闢也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，損益也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否泰也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生殺也。是之謂大造化之微而可明者。然則柔弱勝剛強。柔弱，氣之為物也。物變則通。剛強，形之為物也。物壯則老。知變通而不墮壯老，則勝斯在我肯為甚乎。魚不可脫於淵。魚，民也。淵，國也。水，利器也。利器，貨食之謂。淵有水則魚安，國足貨食則民安。水藏于淵，則魚不脫去。貨食藏于天下，則民不脫去。為人君而長一國者，可以聚歛之端示乎人哉。知大造化之流行，盈虛消息，理有常度，則會計之心，自有不必容者，況國之利用，遍藏天下，猶水之冬涸春盈，未嘗不足，又何患焉。

《經》曰：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道有當為有不當為之常理，不為其所不當為，而為所當為。則春春而夏夏，陰陽不忒，不待言而四時行。品物亨道一反常，則沴氣乃作，四時乖和，品物傷矣。君道亦然。侯王若能體道之道，而守君之當為，不為君之所不當為，則君君而臣臣，厥分罔差。君不言而百官正，萬物將自化也。社稷人民，莫不各安厥分，為所當為，不為其所不當為矣。帝德一愆，異政乃起，使君而盡君道，臣而盡臣道，上不凌下，下不僭上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從王化者哉。化而欲作，是既化而又欲有他作之心也。為君之道，當思彼胡為而欲作，必有啟之者矣。當勿待彼作而亟，求吾之所未當，反其所當，而鎮之以靜。夫如是，則必使人之意也，消有不待，以彰厥罪，而彼將自化也。何敢復作哉。是之謂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，上慚厥德，下畏厥威，又當忘言，恬若罔聞，是之謂亦將不欲也。不欲則以此而自靜，天下將自正矣。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。若此世之人，有必如塊然木石，而後謂之無為者，則安得而無不為哉。非我所知也。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竟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

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

《經》曰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。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。上義為之，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。處其實，不居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，蹈也。德，得也。蹈道得德，是謂上德。上德之心，德不己尚，人心自歸，是以有德，其德大矣。下德之心，德不己忘，人心未必歸，是以無德，其德小矣。上德無心於為，無所以為，道之次也。下德有心於為，有所以為，德斯下矣。上仁有心於為，無所以為，德之次也。上義有心於為，有所以為，仁之次也。上禮有心於為，而人莫之應，義之次也。人莫力應，則有不肖之心生，有不肖之心生，則攘臂而仍之，不足怪也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化，失化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亂則攘臂之作甚矣。前識者，伯主懷詐，假禮義會盟，以給諸侯，道之華，不實已彰，愚之始。薄俗已見，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，不居禮詐之華薄。故云去彼取此。噫，皇道降而為帝德，帝德降而為王之仁義，王之仁義降而為伯之智力，智力降而為戰國之詐亂，攘臂相仍，民不堪處。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，春秋作而名分定，辭雖不同而旨則一焉。大丈夫有志當世，致君澤民，要不拘仕隱，修辭立誠，道在其中矣。

《經》曰：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，以清。地得一，以寧。神得一，以靈。谷得一，以盈。萬物得一，以生。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，天無以清，將恐裂。地無以寧，將恐發。神無以靈，將恐歇。谷無以盈，將恐竭。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。侯王無以貴高，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，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，非乎。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，莫不有分，可自虧不可自盈，是以天虧西北，地缺東南，惟其虧之缺之，而不自滿，故能長久。聖人無全能，其道亦然。惟無全能，所以為聖也。為侯王而知此道，故不得不謙以自下，況為臣民，而不知有謙下可乎。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，眾矣。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，眾矣。既不當有，又不當無，眾者可去一，不可去一，道也有分焉。昔之得一者，如天、地、神、谷、萬物、侯王，莫不各得其一，故能以清，以寧，以靈，以盈，以生，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致極也。極則天無以清，將恐裂。地無以寧，將恐發。神無以靈，將恐歇。谷無以盈，將恐竭。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。侯王無以貴高，將恐蹶矣。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容，其可久乎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知分滿可戒，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，基本固矣。

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不穀，言其德孤善寡，自謙之辭。此其以賤為本也，非乎。自審其辭，而又嗟嘆之，故致數輿，無輿，言德貴自隱。德貴自隱，則在我所得者，眾一有表曝之心，則寡矣。如輿之為物，本具全體，不可數輪、輻、輳、轍，而求為之輿者，數而求之，則為輿者失矣。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，而自多其德。又不欲落落如石，而以德自少。既不以少，又不以多，則昔之得一者，自然合分之宜。合分之宜，安有不長久者乎。

《經》曰：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《原旨》曰：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上句言體，下句言用。道之體，用也。如此，反復也，復其見天地之心也。道無定體，惟變是體。動則造化流行，萬物生焉。弱，柔也。柔弱者，生之徒也。道無定用，惟化是用。用則生意發施，萬物安焉。噫嘻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有也，無也，是何物也耶。虛化神，神化氣，氣化形，凡具形氣者，皆物。物必有壞，壞則復歸於無，有一不壞者，存是何物也耶。觀其生物者氣，則知生氣者神，生神者道矣。夫神性也，氣命也，合曰道。聖人立教，使人脩道，各正性命，蓋本諸此。仲尼之盡性至命，反終之謂也。子思之天命謂性，原始之謂也。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，此言有生於無，性其在矣。嘗論性者，吾所固有，命者，天之所賦，生之始也。性不得命，吾無以生。命不得性，天無以賦。性與命交相養，而後盡有生之道也。生之終也。形亡命復，惟性不亡，與道同久修，此謂之修道。得此謂之得道。學道人有不能自究本性，反有問命於人者，是未明性命之正也。吾得因而申之。

《經》曰：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，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。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。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，可傳不可受，可得不可見也。上士聞道，造其有情有信，而又達其無為無形，故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雖造有情有信，而未達無為無形，故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則二者俱惑，故大笑之。蓋下士天資既淺，又為人欲所汨，天理未明，彼物之有形有為者，尚未之造，況道之無為無形者，豈易達哉。此下士之不容不笑也。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。建言，古有之言也。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。斯八者，言道之用。有若無也。大方無隅，方無隅，故大。大器晚成，器晚成，故大。大音希聲，音希聲，故大。大象無形、象無形，故大。斯四者，言道之體。一實若虛也。道隱無名，知而不言，能而不為也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惟善貸，故可傳。惟且成，故可得。

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，道非外物，故不可以手受而目見，惟在聞道勤行，求其在我者而得之心，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。

《經》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惟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，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地生物之心，無他，有塞吾體，帥吾性，沖和一氣而已。彼造物者之生，生不窮合，此而何哉。沖和，中和也。道生一，無極而太極也。一生二，兩儀生焉。二生三，三才立而萬物生也。是謂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天陽地陰，二氣交感，妙合而凝，一點中虛，乃成沖和。純粹至精者，為人。雜燥不正者，為物。人物賦形，前頰復偃，負陰抱陽之象也。兼三才而兩之者，在我矣。政中和，天地位，萬物育，正斯道也。嗚呼，惟天地，萬物父母。惟人，萬物之靈。直聰明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聖人，以父母天地赤子萬民為心。嗟三代之季，各尚智力，爭土害民，上失所愛，下民受虐，玄聖體天地生物之心，法造化沖和之德，尚柔弱，戒剛強，以教養天下，故引王公稱孤、寡為喻曰：人之所惡，惟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則是尚柔弱，而反以孤、寡為我善也。況其下者，可以智力自尚，而不知剛強為戒乎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，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，人欲方熾，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強為勝。柔者受損，剛者受益。及乎天理既定，則柔者益，剛者損矣。人之未聞道者，往往尚智力，騁剛強，又教人以剛強為善，亦猶我之尚中和，守柔弱，教人以柔弱為善也。聖愚之所見，不同天壤如此。然則強梁者，終不得其正死，是可戒也。吾將正為教父。見不賢而內自省，是亦教誨之而已。修身而不明此，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。治國而不明此，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，入于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上章發明沖和之德，以戒強梁者不得其死。此章言至柔之理，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。是皆天道自然之理。聖人表而出之，以戒天下，非託於空言者也。何以明之，觀天運太虛，今古不息，孰使之然哉，鈴有載而運之者矣。故曰：浮天載地者，氣也，水也。氣乃無形之水，水乃有形之氣。水至柔而攻堅，強者莫之能勝。氣至柔而馳騁，至堅者無以加焉。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，氣其在矣。天以沖和至柔之氣，行乎乾健至剛之體，是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也。無有，入於無間。無有，氣也。氣無質，故曰無有。無間，空虛也。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虛空無之間，氣無為而四時自行，四時不言而百物自生，益亦廣矣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。希及之云者，嗟歎之辭也。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以教天下。簡易明白，宜可信也。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。信既不及，其何以行之哉。聖人固無欲，人必已信之，心然而嗟歎之辭，有不容不發。此道惟老孔得之，而不得行於當世，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。又曰：如有用我者，五#其為東周乎。聖人之憂以天下，以道自任也。如此是，豈果欲無言哉。是豈不欲行於當世哉。必有不得已者，而已之者矣。

《經》曰：名與身，孰親。身與貨，孰多。得與亡，孰病。是故甚愛，必大費。多藏，必厚亡。知足，不辱。知止，不殆。可以長久。

《原旨》曰：養生全身，所以全吾天也。養生而不知全身，全身而不知全天，則是芻豢之養矣。物之具氣體于天地間者，莫不有養焉。天之所與，一物一理，小大有分，脩短有數，初不待求，而養者未嘗不足。惟不待求，故未見求而得所養，不求不得所養。使求而得所養，不求不得所養，則是天將容私，欲人之路己。欲人之路己，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，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絕矣。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。惟不待求，故不可求。此其所以為天也。何獨人而不知察妄，有求益所養之心乎。苟有求益所養之心，則名之食，貨之贖，不亡於此，則亡於彼，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，是可悲也。聖人憫其不悟而誨之，以名比身，二者孰親。以身比貨，二者孰多。以得比亡，二者孰病。所愛既甚，所費必大。所藏既多，所亡鈴厚。惟知足而不甚愛，則不致辱之病。知止而不厚藏，則不致殆之病。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，而吾之天者全矣。是則可以長久也。為上而知此道，則不待下之求，而不廢所與養。為下而知此道，則不敢上之求，而安吾所自養。不甚愛，不多藏，知止知足，各全所養，則家可長，國可久矣。

《經》曰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《原旨》曰：謙之時義大矣哉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故下濟而光明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也。地道變盈而流謙，故卑而上行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也。鬼神害盈而福謙，故尊而光。大直若屈也。人道惡盈而好謙，故卑而不可踰。大巧若拙也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大辯若訥也。躁勝寒，地在山上也。靜勝熱，山在地下也。清靜為天下正。謙亨君子有終萬民服也。噫嘻，《易》、《老》之道，同出異名。《道德》演於墳、典，《易象》則於圖書。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。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，言得亡以明止足，則裒益平施之義可見。下章言可歌不知足，欲得以戒罪禍，咎謙之義可見。或曰：勝，極也。躁極則寒，靜極則熱，此以氣言也。或曰：躁能勝寒，靜能勝熱，此以理言也。謙其在矣。然則《謙》之六五曰：不富以其鄰，利用侵伐。上六曰鳴謙，利

用行師征邑國。而此下章曰：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則謙言侵伐行師，無乃不可乎。知卑而不可瑜，裒益平施則可也。若必至戎馬生郊，謙何取焉。老聖之道，以柔勝剛，故與謙合。申韓不善學，流入刑名，為聖門萬世罪人哀哉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《原旨》曰：古之有天下者，土地之廣，人民之眾，君壽之脩短，唐虞而上，遠不可稽。見之《禹貢》之辭，則知堯、舜之朝，東漸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聲教訖于四海。人民如其地。堯為天子，舜、禹、稷、契、咎繇為臣。蕩蕩乎民，無能名焉。形于擊壤之歌，則知為有道之世也。堯未甚老，而遜之舜。舜遵堯之道，未甚老，而遜之禹。堯、舜，皆不失天下之尊榮，皆天壽百餘齡，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，不廢烝嘗之義。如二聖人者，可謂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唐虞之盛可見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夏商之衰可見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甚愛大費也。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多藏厚亡也。咎莫大於欲得，我所欲得，人亦欲得，天下胡為不爭，戎馬胡為不生。如惡無道，以就有道，莫若不為夏商之衰，求為唐虞之盛，知足常足，將不失堯、舜之尊榮。然則天下有道云者，必得君如堯、舜，臣如咎、夔，民如唐虞之民，則比屋可封，人人皆知天下之重，而不以害其生。孰有可欲之罪，不知足之禍，欲得之咎者哉。

《經》曰：不出戶，知天下。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《原旨》曰：不出戶，知天下。為有道聖人言也。得不為堯讓許由者言乎。不窺牖，見天道。由辭堯讓曰：日月出矣，時雨降矣，燭火之光，灌溉之澤，不亦難且勞乎。由之不出箕山，所以知天下。既已治也，出彌遠而知彌少，為不知足止者，道不行而知，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。不見而名，吾將為名乎。吾將為賓乎。無為而成，吾無所用天下為。由不受堯讓，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，殆賢於堯矣。巢父之牛，不飲洗耳之水，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，又賢於由矣。堯授舜，舜授禹。堯、舜有道有位之聖人，巢、由有道無位之聖人。如巢、由者，可謂無功名而功名，則是無為而成者也。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。莊子曰：條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惠子曰…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。曰：吾知之濠上矣。濠梁之水深，網罟不到，魚不待出濠梁。而知天下之水，不免有網罟之害，故樂其從容，而不出。魚之不出濠梁，是巢、由之不出箕山也。噫，微後王無以見堯、舜之聖，微堯、舜無以見巢、由之高。

《經》曰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容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

為。取天下，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《原旨》曰：為學曰益，眾人之道也。為道曰損，聖人之道也。上知不能無人心，下愚不能無道心。若堯授舜曰：允執厥中，又何損焉。舜授禹加以人心、道心、危微之言，則損之所不免也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。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。人欲淨盡，則無徇己之為。無徇己之為，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，而不可不為也。如禹之治水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勞可見矣。而曰行其所無事，于以見禹之為，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。取天下，常以無事。取之云者，非取天下之土地、子女也。非取天下之犬馬、玉帛也。樂取諸人以為善也。無事云者，行其所無事也。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，而行其所無事，則天下歸之，猶水之就下也。及其有事，則不足以取天下。有事云者，謂人莫己若而欲強人之從己也。強人之從己，眾人之道也。烏足以取天下哉。《書》曰：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，罔佛百姓以從己之欲。斯言得之矣。

《經》曰：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在天下惻惻，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應物不先物，故無常心。此承上章之旨狀，其成德言道可常，心不可常。道常則所應皆理，心常則應不免欲，是未到聖人地也。聖人之心，太空無雲，止水無波，魚躍鳶飛，物無不應，故能民同胞物，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，一以百姓之心為心。以百姓之心為心，則物無件者，應之以理而已。善者，吾應之以善，不善者，吾亦應之以善，德善。信者，吾應之以信，不信者，吾亦應之以信，德信。德無常師，主善為師，是以天下之善為善，人無有不善也。以天下之信為信，人無有不信也。聖人在天下惻惻，為天下渾其心。言有位之聖人，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。舜告禹曰：稽于眾，舍己從人，不虐無告，不廢困窮，惟帝時克，則惻惻渾其心，於焉見矣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天視民視，天聽民聽，德化流行，人心所歸，聖人皆孩之。一以赤子而視之也。若夫齧缺之為人，可以為眾父，而不可以為眾父父者，則去帝堯之一問焉耳。

《經》曰：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，以其無死地。

《原旨》曰：品物之盈天地間，莫不有族有祖。族言其眾，祖言其親。天地萬物之大連廬也。出生入死，生則有死，死則有生，天理之常，何容心焉。

知吾之出者入者，未嘗生，未嘗死，則其生之徒者誰乎，死之徒者誰乎，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。生十有三，死十有三，之生之死十有三，是九也。彼何物者耶。道之為物十，三才各得其三，其一則太極之祖也。生之徒天三陽，輕清之氣，日月星辰之徒也。死之徒地三陰，重濁之氣，山川草木之徒也。之生之死人三元，沖和之氣，精氣神也。人之為人，莫不兼是三才者，而又抱太極之祖，乃有其生，孟軻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，人亦貴矣。既得其生，乃不自貴。養吾之祖而親者，而乃動之死地，是可哀也。夫何故，以其忘吾之所自貴，反有過求外物，益其厚養之心，是之謂生生之厚，計亦左矣。一有心於此，則探虎穴，蹈白刃，不顧危亡，無不為己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無探穴之心也。入軍不被甲兵，無蹈刃之心也。兕何從而投其角，虎何從而措其爪，兵何從而容其刃。夫何故，以其吾無致死之地，物亦無傷焉。

《經》曰：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，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成之，熟之，養之，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生，德畜，物形，勢成，此承上章之旨。言天地庶物，皆道氣所生。道，物之祖也。眾妙在焉。其為物不貳，生物不測者乎。德，物之族也。一之未形者，在焉。含畜功至，物得以形勢，一之既形者，物各成其態也。勢成則貌象，聲色具焉。大而天之穹窿，地之磅礴，微而食醯朝菌之化，蝸甲蛇蛻之假，一皆祖族道德而為物者也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莫之爵，而常自然。謂之族，謂之祖，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。又誰爵焉。道德之常自然而已。故曰：生之，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成之，熟之，養之，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聖人體道為心，曲成萬物，而不宰其德玄矣。舜之玄德升聞，亦此道也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天下有始，始一也。有父母未生之始，有天地未兆之始，有未始有始之始，其來尚矣。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。道言神明，釋言靈光，儒言聰明，同一始也。以為天下母。母者，萬物之所從出。人莫不有是母也。既得其母，神生明也，以知其子，明生光也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知其光當守，其明而不離也。光不離明，則神明者存。身雖沒而明不殆也。母亦氣也。子神也。神氣相守，則光明生焉。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，收視返聽，蓋本諸此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為己之道也。內得其養，則神明者存。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為人之道也。外得其養，則發而為事業。事業濟而終身

不救亦宜矣。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，黃帝得之以登雲天，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，謀建千載之業。夫內聖外王之道，不同如此。見小曰明，知微知彰也。小有子之義。守柔曰強，知柔知剛也。柔有母之義。用其光，光子也，母召其子也。復歸其明，明母也，子隱母胎也。此其為知子守母之道也。守而不失，則殃不及身，是謂襲常。襲，合也。合乎大常，所謂允執厥中，所謂獨立不改，所謂不與萬法為倡，同此道也。豈非大丈夫之出世，功成名遂者乎。

《經》曰：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服文采，帶利劍，馱飲食，財貨有餘。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《原旨》曰：老聖歎三代下衰，諸侯更霸，民不聊生，因設辭以自況曰：使我介然有為治之知，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爾言不生事也。上不生事則民安，民安則國治。所謂無怠無荒，四夷來王。大道，正路也。徑，旁蹊也。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責功黷武，好貨尚奢，舍正路而弗由務，先權謀啟天下之爭奪。朝甚除，官冗而宮室侈。田甚蕪，民散而田野荒。倉甚虛，粟耗而倉庫竭甚矣。衣取其蔽體可也，何必服文采。佩取其安常可也，何必帶利劍。飲食取其實腹，何必膏粱而取饜。財貨取其適用，何必珍寶而有餘。此皆無益於生，有害於治，是謂為盜而誇富於人，非聖人之道也。

《經》曰：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。以此。

《原旨》曰：《洪範》之建，用皇極所以為民作則也。聖人之抱一，為天下式，所以為民立命也。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，終古不拔，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，終古不脫，始可言善。禹成水土功，輔成五服外，薄四海，建五長，宜可不技也。有社稷，有人民，宜可不脫也。有啟之賢，而傳之家，子孫祭祀，宜可不輟也。奈何有禹之祖，有桀之孫。桀昏德，民墜塗炭，人心一去，社稷隨失，祖宗烝嘗安在哉。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。商紂亦然。故聖人不得不言，蓋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然道之真以治身，緒餘以治國家，土苴以治天下。治益廣，道益疏，當知所慎。脩之身，其德乃真。慎厥身脩思求，真其在矣。脩之家，其德乃餘。能克家則善有餘慶也。脩之鄉，其德乃長。斯友一鄉之善士也。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國人皆好之也。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天下慕之也。故以身觀身，則身修。以家觀家，則家齊。以鄉觀鄉，則鄉長。以國觀國，則國治。以天下觀天下，則天下平。吾何以知其然哉。以此道而觀之，斯可知也。

《經》曰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搜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怡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《原旨》曰：含德之厚。上章言修德觀德，不言所陝為德，此言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是以赤子之德為德也。觀其精全氣和，柔弱真常，赤子之德可見。如毒蟲、猛獸、攫鳥，皆物之至惡，有毒害之心者，於赤子則不螫、不據、不搏也。此無他，柔德之至矣。出生入死章，無死地，其德似之，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，而無知者也。尚不害於赤子，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則彼惡人雖有不善，豈無知乎。自無可加害之地也。赤子骨弱筋柔初無甚大氣力，而握則能固，未知牝牡之合，初無交媾之情，怡有時而作，精全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嘎，氣和之至也。和乃德之常，知和則常，知常則明，明則無不容矣。益生曰祥，祥妖也。有益生之心，則善復為妖也。心使氣曰強。近死之心也。心使氣則近死之徵也。物壯則老，老則死矣。謂之不道。此無他，柔德既失，非長久之道也，早亡而已。

《經》曰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伺。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《原旨》曰：懷道之士，能污能隆，與時消長，可愚可知，與世浮沉。若南郭子綦之隱几，顏子之如愚，則是知者不言。若公孫龍之辯，則言者不知也。吁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塞兌閉門，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，六者玄同，故不可得而親，無譽勸之心也。不可得而疏，無毀沮之心也。不可得而利，無希慕之心也。不可得而害，無仇敵之心也。不可得而貴，無功名之心也。不可得而賤，無寵辱之心也。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，然後能安時處順，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。是能淵嘿雷聲，玄同萬象，神動天隨，不露圭角，眾人有所不識焉，故為天下貴。

《經》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，而民自化。我好靜，而民自正。我無事，而民自富。我無欲，而民自樸。

《原旨》曰：正，政也。堯之庶績咸熙，舜之百揆時、序，以正治國也。奇乃正之變。禹之斑師振旅七旬，有苗格，以奇用兵也。湯以葛伯不祀而征，遂滅十一國。桀放而有諸夏，奇之次也。周以紂不道而伐，大會盟津，戰于牧野，紂焚而有諸商，又其次矣。《兵法》曰：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

兵。於禹格有苗，湯征夏，周伐商見之。降此而下，奇變為詐，詐變為亂矣。以無事取天下，即章末無為好靜，無事無欲之旨。吾何以知其然哉。以此周室中衰，厲王好利，以榮公為卿，專利害民，使衛巫監謗以告，則殺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矣。淮夷入寇，民相與為畔。襲王奔競，共和行政，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矣。幽王淫昏，以石父為卿，佞巧好利，用事專任，政治多邪，諸侯或畔，戎狄殺之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矣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古聖之言，玄聖引以為證，得非《墳》、《典》之言與。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震。太史伯陽父曰：昔伊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，今周德，若三代之季矣，不過十年數之紀也。是歲三川竭，岐山崩，三年廢申后，并去太子宜臼，寵褒姒以為后，以子伯服為太子。伯陽讀史記曰：周亡矣。十一年，王欲殺故太子宜臼，王伐申。申侯與鄧人召西夷犬戎，攻殺王，立故太子宜臼，是為平王。徙居東都，西周果廢。伯陽老聖字老聖，昔事西伯為藏史，仕成王為柱下史，幽王時為太史。修道養壽，屢掌史快，演著《玄經》，龜鑑萬世，吾所謂無名古史，益可驗矣。當時位雖人臣，而道冠百王，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。《經》曰：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，其無正耶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《原旨》曰：政如夫子為政，以德之政悶悶，齊之以禮也，政教寬大，其民樂業，風俗淳淳察察。齊之以刑也，政令嚴峻，其民罔措，舉動缺缺。所謂上刻核太至，則下應之以不肖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恃福作威，禍其將至，畏禍修德，福其將至，禍福倚伏，如寒暑然，孰知其極。盈虛消息，物極則變，其無正邪。天道靡常耶，疑審之辭。禹陸帝位正也，于其子孫弗率，皇天降災，假手于湯，正復為奇矣。湯征自葛善也，惟受罪浮于桀，假手于周，善復為妖也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，由來遠矣。曰方，曰康，曰直，曰光，斯在內者也。不割，不劌，不肆，不耀，斯在外者也。聖人務內不務外，是以方而不割，康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正其在我者，則有不待正，而彼將自正矣。惡有所謂為奇為妖者哉。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竟

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

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

《經》曰：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唯嗇，是謂早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。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《原旨》曰：治人養其外者也，知身所當養，則知人所當養，物所當養也。事天養其內者也，知心所當養，則知精神所當養。凡天之在我者，無不當養也。養之道莫若音。嗇，保愛也。夫惟音，是謂早服。亟服勤所以養之道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惟能亟亟服勤所養，則積德斯厚矣。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積德既厚，則內外交養之功至。人得其養，則惟危者安。天得其養，則惟微者明。無不克，莫知其極。惟精惟一，在其中矣。莫知其極，是以有國，國猶身也。身所當養，國所當養，有國之

母，可以長久。母，道也。治人有道則國昌，事天有道則身康。國昌身康，久長可保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國以民為根，身以心為柢，根深則民安，柢固則神安。民安則國無有不長，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。老子之治人事天，書之祈天求命，一也。

《經》曰：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《原旨》曰：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小鮮，細魚也。烹細魚，撓之亦糜，傷火亦糜，有中道焉。大國有天下者也。民猶小鮮也。政猶火也，撓之亦損，傷政亦損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鬼神，天地神祇陰陽之氣，天地有鬼神，猶國之有臣佐。以道蒞天下者，聖人無為乎上，賢人有為乎下。上下不，失其道，則陰陽之氣不差，災害不作，其鬼不神也。燮理之功，斯見其鬼不神，則曰暘而暘，曰雨而雨，人無扎瘡，物無疵癘，五穀熟而人民育矣。其神亦不傷人也。其神不傷人，道泰時亨，物阜民富，下有常輸，上無苛歛，聖人亦不傷人也。嗚呼，民，天之赤子，君，天之元子。元者善之長也。長不傷幼，天必祐之，是之謂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于以見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

《經》曰：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交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兩者各得之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《原旨》曰：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之交也。大國之於小國，猶大海之於江河，大者下則小者歸焉。是大國當善下，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。譬如天下之交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牝以靜為下，是大國既善下，又當以靜為政，如牝以靜下而勝牡，則小國不待以力服，亦將自歸矣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，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勾踐事吳。或下以取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或下而取，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樂天者保天下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畏天者保其國。兩者各得

其所欲，交相養而得其宜，如山嶽之於草木，不銳上豐下，則重本輕末。蓋大者處下，則小者無不容載，小者敷榮，則大者無不富庶。故大者宜為下。孔子見老子，而後孟子出，豈無得於見聞者乎。

《經》曰：道者，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。故為天下貴。

《原旨》曰：道包天地，韞藏萬物，如室家之有闔奧焉。善人得之，可以為吾身之寶。不善人得之，可以為吾身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如堯之格汝，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。尊行可以加人，汝陟帝位者也。美言尊行，道之發于外者，尚可以市，可以加人，況存諸內者乎。人之不善，豈無可教之資，何棄之有。《書》曰：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，何遷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觀堯之曰吁曰佛，則四凶之不善，不待舜而後知，然聲其不善，而不即罪者，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，其仁如天，而不輕殺戮也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天子作民父母，三公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，贊化育，安人民，保天下也。《書》曰：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外此巡四岳，朝諸侯，雖有拱璧之貴，駟馬之盛，然此皆外物，曾不如虛己南面，坐進此道，而天下自治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哉。非曰求而有所得，有罪以免耶。故為天下貴。謂下民昏墊，不幸而有不善之罪，則哀而矜之曰：我罪之也。耶者，不定之辭。非縱民為不善，而終不見罪也。知其自有司殺者在，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以此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。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。

《經》曰：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，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，必寡信。多易，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《原旨》曰：老聖歎世道不古，智詐相欺為亂，無以挽回人心，於是敷迷上古無為之化，以詔後世，使反鏗薄之風為淳厚之氣，其以道自任。若此，為無為，法自然也。事無事，順天理也。味無味，樂恬淡也。大小多少，君臣民庶在焉。報怨以德，凡上下之交，或有不善，則當以德報為心。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也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，謀當謹始，無使滋蔓難圖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大事，必作於細。物理所在，從微至著，如易之不遠復，無祇悔，由一陽二陽，積而為乾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聖人有乾之德，不自為大，成其大者，

六陽也。夫輕諾，必寡信。多易，必多難。人心澆薄，往往如此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也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聖人之心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所謂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。惟其難之於始，故終無難。

《經》曰：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。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《原旨》曰：其安易持，此承上章之旨，言天下事物之理，欲全厥終，當慎厥初。要在承平無事之時，戒無妄舉，則安而易持。譬之事未兆則易謀，物脆則易破，微則易散也。為之於未有，非有，所以為杜之於未有也。治之於未亂，非有，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。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，臺之始起於累土，行之始發於足下。當其始也，厥兆甚微，及其至也，木則合抱，臺則九層，行則千里。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。厥初不可不慎也。天下之事，一有心於為，則多政乎敗。用力以執，則或致乎失。所為盡心力而為之，後必有災也。是以聖人無鈴為，故無敗事。無固執，故無失悔。凡民則不然，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以未聞持安之道也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，惟聖者能之，是以聖如文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此以見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也。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，此以見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也。若夫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者，終亦無為而已。故曰：以王季為父，武王為子，無憂者，其惟文王乎。

《經》曰：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是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《原旨》曰：古之善為道者，如堯之治天下，而民不識不知，得不謂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乎。何則，上以無為為政，使民由之而不知，是國之福也。民之難治，由上有以啟其智多。人之具五性，皆天所賦，莫不有自然之理，猶天之有五行。春生仁也，夏長禮也，秋成義也，冬藏智也，信通四時。故寒暑節歲功成，旱澇不作，疵癘不生，物得以昌也。為民司命，而不知有仁之生，禮之長，義之成，而專尚智之藏者，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。可以言歲乎。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，治尚智則專聚斂而不知發，可以言治乎。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是故以智治國者，賊其民，乃所以賊其國。不以智治國者，福其民，乃所以福其國也。知此兩者，亦可為治之楷式。常知楷式，不尚智術，福被于國，是之謂玄德。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，而不以明民也。玄德深矣

遠矣，與物返矣，言與智治不同也。不以智治，然後以至大順。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。

《經》曰：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。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《原旨》曰：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。江海善下，故能為百谷之王。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，而不欲自上於人。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。故曰：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。是位雖處上，而言則謙下也。不亦謙受益之謂乎。名雖先，人身則後之，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。惟其能下能後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不以為軋己也。處前而民不害，不以為妨己也。惟其不重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先也。夫何故，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，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。《玄經》之旨，凡言脩身，則齊家治國在焉。言治國齊家，則脩身在焉。善觀者，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。夫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。儉，故能廣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，且勇。捨其儉，且廣。捨其後，且先。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《原旨》曰：老聖所言之道，非上古無為，則唐虞雍熙之道也。其大無象，不可以名言求，眾人之所罕識，故曰：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謂不可幾及也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，自釋自審之辭，如所謂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，孰得而肖焉。若禹之地平天成，則可以跡求也。老聖歎天下之人，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，故復舉其次者而言曰：吾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保持，抱守也。一曰慈，不敢以天民肆戮。二曰儉，不敢以天物暴殄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，不敢以天討倡舉。夫慈，故能勇，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。儉，故能廣，薄衣服而致孝乎鬼神，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舜命總朕師遜舉皋陶，將讓位曰：枚卜功臣，固辭，弗獲，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，禹是也。今捨其慈，且勇，所以誅龍逢，戮比干。捨其儉，且廣，所以為傾宮瑤臺，瓊室玉門。捨其後，且先，所以囚湯夏臺，囚昌羸里，死矣，南巢牧野之禍至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桀、紂是也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仁者無敵，以守則固。民效死弗去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夏臺、羸里之厄所以脫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湯，文是也。若湯之放桀，曰：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災。山川鬼神，亦莫不寧。暨鳥獸魚鼈咸若。于其子孫弗率，皇天降災，假手于我有命。周之伐紂，曰：惟受罔有恆心，乃夷居，弗祀上帝神祇

，遺厥先宗廟弗祀。商罪貫盈，天命誅之。此其肖矣。夫湯武不得為堯、舜之君，其細可知也。

《經》曰：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《原旨》曰：古之善為士者不武，其惟文王乎。羸里之囚，崇侯虎所諧也。文王受命，六年始伐崇。善戰者不怒也。崇侯諧昌，昌以洛西之地、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，請除炮烙之刑，紂許之，賜弓矢斧鐵，因公季得專征伐，為西伯，典治南國江漢汝、旁諸侯。善勝敵者不爭也。呂尚，東海上人，遇七十餘主而不聽，人皆曰狂丈夫。漁于渭陽，西伯勞而問之曰：子樂漁耶。呂尚曰：君子樂其志，小人樂其事，吾漁非樂之也。西伯與語大悅曰：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。故號曰太公望，立為師。善用人者為下，如四善云者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配天謂可為人主極法則也。如文王者，乃古之善為士者，可為法於天下後世矣。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：商王罪殺不辜，汝助予憂乎。太公曰：天道無殃，不可以先唱。人道無殃，不可以先謀。他日又問曰：人主之動作舉事，有禍殃之應，鬼神之福乎。太公曰：重賦斂，大宮室，則人多病瘟。霜露殺五穀，絲麻不成。好田獵畢弋，不避時禁，則歲多大風，禾穀不實。好破壞名山，壅次名川，則歲多大水。好武事，兵革不息，則日月薄蝕，太白失行。西伯曰：誠哉。不十年，商亡，天下歸周，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。

《經》曰：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，而為客。不敢進寸，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。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一及者勝矣。

《原旨》曰：兵本以戒不虞，非所以虞天下也。用兵有言，引古兵法語，下文是也。兵法以先舉者為主，應敵者為客。吾不敢為主，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。而為客，彼弗率以侵我，不得已而應之，是戒不虞也。雖不得已而應，猶不敢進寸以輕敵，寧退尺以固守。是謂行無行。行，行師也。無行，無行師之心，師雖行而不輕進。攘無臂。攘，捍禦也。無臂，無舉手之心，雖捍禦而不輕舉手。仍無敵。仍，引也。無敵，無輕敵之心，雖引兵相抗，而不輕於敵。執無兵。兵，凶器也。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，何哉，禍莫大於輕敵。諸侯以國為心，故不免有時而先舉。天子以天下為心，此吾民，彼亦吾民，禍彼猶禍此也，肯輕敵哉。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。噫，輕敵幾喪吾寶，寶即前章三寶之寶，所謂惟善為寶，仁親以為寶，則凡天下之民，莫非吾寶也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言兩兵對抗，哀而不忍無殺傷，天民之心將見，不戰而屈人兵，勝可知矣。以結上二章之義。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，而微寓

抑武王之意。老聖凡言兵，多以禹格有苗為法。

《經》曰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莫能知一作莫

不知。

《原旨》曰：言者所以載道。知，知道也。行，行道也。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吾無隱乎爾。行之則左右逢其原，天下之人，何其莫能知，莫能行哉，嗟歎之辭也。宗，祖也。君，主也。言有宗是皆祖述《墳》、《典》古史之書，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，豈託空言者哉。不知言則不知道，是以不我知也。既不能知，又不能行，則其無知可見。夫唯無知，則知我者希，斯亦不足怪也已。於戲，知我者希，則在我者貴，一云則法也。我道也，取法於道，則我貴矣。聖人被褐懷玉，褐，微賤之服。玉，至貴之寶。被褐謂無位，懷玉喻有道。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。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，所負可知也。

《經》曰：知不知，上。不知知，病。夫惟病病，以其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以其不病，世本誤作是以不病。

《原旨》曰：知，知道也。病，不知道也。知不知上，聖人知而不言，上也。不知知病，眾人言而不知，病也。夫惟病病，言眾人之病病矣。以其不以病為心，而禦人以口給，故犯不知知病也。聖人不病，言聖人常以不知為病，而不輕於言，是以不病也。言寡尤行寡，悔幾何人哉。昔周有金人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。當老聖在周，金人之作，寧無做耶。孔聖觀周，嘗得撫而欺之。前章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此言知不知，上，不知知，病。道豈終不可知乎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

《經》曰：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，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《原旨》曰：威，刑罰也。人以身為重，加之以刑罰，孰不知畏。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，何哉，大威至矣。知其無所自逃，小民畏苦尚有不肖之心生，況其大力量者乎。湯出夏臺，去三面之網，信有由也。漢南諸侯聞之曰：湯德及禽獸，歸之者四十國。噫，桀，君也。湯，臣也。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，大人之心，其可自狹乎。狹則物有所不容，擅福作威，靡所不至，民不堪處。民不堪處，則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。此桀之所以亡，湯之所由興。無狹其所居，所居，心也，心不狹則神明來居，物無不容一生之道也。無厭其所生，所生，內則神明，外則民物，俱不可厭，厭則去我之心，生死之道也。夫惟不厭，我不厭彼。是以不厭，彼不厭我。聖人自知不自見，無驕人之心。自愛不自貴，無威人之心。故去彼狹厭，取此知愛也。

《經》曰：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。緘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《原旨》曰：勇，志也。敢，氣也。志，至焉。氣，次焉。持其志無暴其氣，生之道也。一或氣壹則動，志動而乖，則蹶死之道也。知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言志氣二物，制得其道，則利。制失其道，則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，故惡之端也。天好生惡殺，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意罔測，聖人猶以為難，而無勇敢之為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柔能勝剛。不言而善應，至誠感神。不召而自來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緘然而善謀，天道福善禍淫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天難諶，命靡常，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靡常，九有以亡。言其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也。當桀、紂為君之日，使能任賢聽諫，知天之所惡，不輕勇敢，而謹猶難之心，則湯武雖聖，曷敢不臣乎。吁甚矣。豈桀、紂之有以自亡耶。其天網之疏而不失耶。何聖人之言，其弗可違也如此。

《經》曰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。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《原旨》曰：好生惡死，人心所同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此承上章餘旨，歎王道不作，天下之民不死于兵，則死于飢，孰殺之哉。方且嚴法令，廣聚斂，脅民以威，動之死地，無所逃之，非不畏死，不免死也。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，亦此意。民不畏死，即是民不堪命，而懷等死之心。上若寬法令，薄賦斂，省徭役，天下之民，各得所養，惟恐其死為奇作弗靖也。民得其養，或自作弗靖，吾得執而殺之，謂犯于有司，必寘刑戮，天殺之也。孰敢言民常畏死，無敢犯之矣。司殺者，天也。代司殺者，人也。殺之當則天殺之，不當則是以人殺人，能無傷乎。新大匠之事，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手，喻殺人以政，實自傷也。當周室東遷，政由方伯，擅舉征伐，是猶代大匠之斲，不但名分廢墜，而諸侯之師，禪赫千里，戕賊民生，畏死不暇。及其天定勝人，鮮不敗事，傷手之義也。

《經》曰：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，民之輕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《原旨》曰：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。國不可以無民，猶民不可以無食。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三代之季，大巢相類。昔五伯爭強，興徭役，事征討，國祿不均，國用惟艱，田野不闢，稅斂不給，又從而增羨之

，民之所以飢也。飢則草竊姦宄，出沒靡常，是以難治。非民難治也，以其上之有為。上有為，下亦有為。民之輕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。所謂苦一國之民，以養耳目鼻口者，神不自許。神不自許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何則，養生必先之以物，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，亦多矣。若季世之法，聖人有所不取。

《經》曰：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《原旨》曰：死生亦大矣。生之徒，死之徒，吾於出生入死章，已言其約。噫，人之生也柔弱，柔弱者生之徒。其死也堅強，堅強者死之徒。豈惟人哉，物莫不然。故又曰：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原其所以生，所以死，本乎陰陽二氣而已。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，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。《經》云：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在《易》則曰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易無而極有，知易無而極有，則知易無極也。易有太極，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。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，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。釋氏有謂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，亦即有生於無，而復歸於無也。然則生之徒者何與，死之徒者何與，自太極生兩儀，乾剛坤柔，天地合德。乾天也。天一生水，父剛而子柔，故一水性柔弱，其德順下。地二生火，母柔而子剛，故火性炎上，其德剛燥。天非火之剛，無以發乾健之體。地非水之柔，無以致坤順之用。惟其剛柔相生，故能成久大之德業。人之生也柔弱，天水資焉。其死也堅強，地火攝焉。惟剛柔相濟，而成既未之功，則長生久視之道在，故養生家專取法焉。柔弱者生，剛強者死，譬猶兵強則不勝，眾攻之也。木強則共，眾伐之也，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天之道也。老聖凡言柔一弱則氣，剛強則物，氣和則生，物壯則老，老則死，死則當知所歸，如復焜而為不復歸於嬰兒，復歸於無極，皆歸之之道也。

《經》曰：天之'道，其猶張弓乎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，惟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《原旨》曰：《洪範》九疇，五曰皇極。皇建其有極，言大中之道立，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。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。引射為喻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上下之中可見。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，小大之中可見。地氣上升，天氣下降，抑高舉下之道也。熱極變凍，寒極變溫，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。天之道，其折中如此，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。育人之道，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，天理人欲常相反焉。所謂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，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，如天

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，惟有道者，所謂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者也。聖人為而不恃，無責報之望。功成而不居，法天之道也。其不欲見賢，執中而已。聖人事業無為有為，函天蓋地，凡民有所不識也。嗚呼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

《經》曰：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。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勝。其無以易之。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故聖人云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《原旨》曰：軟勝堅，牝勝牡，理也。物性柔弱，莫過於水，及其至也，決堤潰川，無能易之。老聖憫文武墜地，將有二代垂亡之風，故因關尹問，而匡救之，曰：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，惟伯禹得之，以水治水，地平天成。成湯得之，東征西怨，惟恐後已。西伯得之，戡黎伐崇，罔不欲喪。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。使桀知此，能監唐虞之治，則不為湯勝。使紂知此，能監夏之亡，則不為武勝。惟其剛強暴虐，迷不知省，是以有臣代君者出，甚矣。故聖人云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此古聖人言也。

當鯀之殖，湯、文之囚，受垢不祥莫大焉。及其禹受禪，湯、武自代，皆得為社稷主，天下王。噫，桀、紂固虐矣，君也。湯、武固聖矣，臣也。如禹以功受禪，尚無問然。若湯、武以智力自代，得無慚乎。惟文王小心事紂，終不易節，故可比德堯、舜。《玄經》本旨，一皆以正己正人，與為人主者告，人主正則百官正，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。烏有為臣而可自代君者乎。正言之君民，吾羲皇之民，無繩可結，亦可已甘其食，窪樽可飲，美其服，毛可禦寒，安其居，巢穴足以避風雨，樂其俗，含哺鼓腹樂在其中。鄰國相望，道並行而不悖。鷄犬之聲相聞，物並育而不害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，無爭城爭地之心。天之道，地之利，未嘗不足。玩及此章，大樸淳風，盍乎天地間，今猶古也。則知老聖之所自得，非季世強梁之所可知。所謂萬世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

《經》曰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。既以為人，己愈有。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《原旨》曰：聖人之心，天地之心，無不容，無不與也。所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者。與眾人則不然，美言不信，俗尚華也。信言不美，道貴樸也。善者不辯，無不容也。辯者不善，未忘言也。知者不博，混而為一。博者不知，數輿無輿。聖人不積，與時消長。既以為人，己愈有。生物之心常在。造物之心不窮。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天之無恩，而大恩至矣。

